經義
大學
中庸

經禮問答 二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六十二

經義

大學

傳一章

答李君輔

顧諟天之明命小註雙峰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栗谷駁之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靜中氣象也栗谷之言與中庸或問中說似有不同如何

與中庸或問不同栗谷之意以爲旣曰視聽則非靜中氣象也此主視聽而言中庸或問則主於不覩不

聞而言言各有所當也然朱子嘗曰但有視聽何妨其爲靜棄谷之說與此不同也

傳文用一邊辨義通考朱克履曰傳言所以正心之道專以用言退溪謂正得其意而語類經文誠正條既曰心又是該動靜傳文正心條又曰心包體用而言傳之明德章顧諟天之明命註朱子曰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盧玉溪曰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顧諟明命之所東陽許氏曰顧諟動靜皆顧朱克履說與語類及朱子註盧許二氏說皆不同而退溪是之者何也

來說大槩得之蓋傳所以釋經者也謂之有詳略則可也謂之有異同則恐未安矣然吾於此思量不透而欲質於明友者久矣講義曰心之本體可致其虛而無不正矣於或問則曰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此則似指體而言至於章句曰欲動情勝而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分明主用而言也愚恐講義或問與章句各是一義恐不可牽合爲一而乃曰經文兼體用言傳文單言用云則竊不能深信也朱子嘗曰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據此則經傳本義皆主於用而講義或問恐是推本而言之意也蓋體不得其正則用何

以得其正乎然未發之體恐不可以正不正爲言也此有所不敢知耳○正心章只言不正之病而無正之之法朱子論其病痛無如所謂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而貪看鳥向頭錯應人者而此皆以用而言也所謂心之本體可致其虛者正是指體而所謂無不正則豈不可以用而言乎其下所謂心得其正者正用傳文所謂四不得其正也經傳之文實無言體而朱子急於曉人必先從本源說來然至於傳文或問則欲明其正意故遂單言用而不及體其意可見矣

傳二章

答李同甫

湯之盤銘註銘名其器○名似是銘字之誤

少時見館本朱子大全則於大學講義之行外作名一作銘矣此冊今在沃川進士趙匡漢家匡漢重峰先生之曾孫也所謂館本重峰與柳眉菴同校之本所校必審矣

康誥曰作新民○此一節中新字尤緊切若解之曰民乙作新則似好而朱子之必以興起自新之民爲釋者何也

竊伏見庸學二書上下始終無不相與照應無不相與符合故朱先生隨其原文而發明之無不曲當蓋

傳文自齊治以下則動化與推去必相持而並行矣此章所引盤銘是動化之本也所謂畏自新是動化之效也所謂振起之推去之事也此爲新民一大張本而第九章率天下以仁及第十章上老老長長皆承盤銘之意者也九章畏從之及十章畏與孝與弟皆承畏自新之意者也九章求諸人非諸人及十章絜矩之道皆承振起之意者也此見前後終始血脉貫通之實矣若於此但言君之自新而遽以作新其畏爲言則便無九章十章畏從畏興之意而但有求諸非諸絜矩之事矣血脉便不貫通矣合始終而密察之則傳者之意可見而非朱先生孰能如此覷破

也每讀至此必誦良工心獨苦之語耳

答金直卿仲固

作新民○朱子於章句分作新二字以爲振作自新其義可得聞歟

朱子必以作字爲新民之新以新字爲自新之新者蓋曰人君自新其德如湯之日新又新則民必有觀感而興起者矣此則所謂民之自新也又以禮樂政令鼓舞而作興之是則所謂振起之也傳之十章其曰興孝興弟不倍者是民之自新也其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者是所以振起之也蓋君與民既同有是心則不是全然無觀感之心及其作興然後始乃

自新也朱子之必以作字新字分作君民兩截看者其意蓋可見矣

答鄭景由

作新民

尚書本註則以作新二字合而言之此必以作屬君新屬民者竊恐有意義此承上章克明峻德而言既是人君克明峻德如堯之爲則民豈無觀感而自新者乎因其自新而振作之又如孟子所引放勳曰又從而振德之云爾不然則朱先生豈不知以作新合而釋之之爲簡便而必爲此分屬之支煩乎鄙意如此未知是否

傳三章

答李伯祥 徵明

敬止之敬是統言者也止於敬之敬是以一偏言者也且人臣之敬如孟子所謂非堯舜不陳固是敬君之大者然如鄉黨中色勃足躩亦豈非敬之事乎

答李君輔

緝熙敬止小註節齋蔡氏曰緝熙敬止者所以止至善之本○按緝熙止至善之工夫敬止便是止至善即緝熙之功效也若以敬止爲止至善之本則以止爲止之本似失傳文與章句之意如何來說得之其以敬止與止至善分而二之者果似未

安然蔡氏之意豈不以敬止者但爲隨事敬止是止之零碎處也止至善是總指經文明德新民而言也是止之全體也故分而二之耶

答朴受汝

爲人君止於仁

此等次第非必有深意中庸論達道亦與孟子先後不同

答李季周

淇澳詩註鑢錫

錫仍舊而於紙外書唐本作錫韻書作錫則似謹嚴而完備未知如何

答洪正郎

切磋節諠與喧皆作況晚切與詩不同疑誤諠韻會並作平仄聲詩叶亦作仄聲切蓋朱子於詩既作平聲切而復以仄切叶之者是釋詩之通例也於大學只作仄切者是只從詩叶也又詩叶以況遠切遠本上聲字而甫阮切也必從遠之之義然後乃爲去聲而于願切也今諼叶主況遠切之遠用上聲甫阮切之遠則正與況晚切者同矣世人不知遠字之甫阮切者爲正音而必讀作于願切者故今於詩叶之諼亦作況願音此則俗聲然也試更詳之如何且此音切本出朱子則不可謂錯看也如何如何

傳四章

答鄭景由

我之明德既明小註明德爲本　自然有以畏服畏之心志小註此卽新民○經書辨疑沙溪以爲此小註與下註朱子說不同而疑之

經文物有本末註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此聽訟章正釋此經之文故本註曰我之明德旣明自然有以畏服畏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所謂我之明德旣明者是明明德也自然有以畏服畏之心志訟不待聽而自無者是新民也其下又結之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此則申言明德新民之爲

本末以釋知所先後之意語意明白無復可疑矣或問亦曰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此亦以聽訟無訟爲明德新民之義而發問而其答辭亦與章句無異其曰己德既明者所謂明德也民德自新者所謂新民也此亦以明德新民爲本末者亦十分明白而惟其下文有其亦末矣之文故讀者多執此以爲使民無訟是本也聽訟是末也竊恐此末字非本末之末乃微末之義何以知其然也其上文曰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云者是實抑退之辭豈可進以與論於物有本末之義哉故先師以小註之說爲或出於記者之誤耳幸更以經文及

章句或問反復參考如何

補亡章

答金直卿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又曰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其下小註曰已知即上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妄意此註似失朱子本旨蓋上知字言人心之靈本來有知覺運用也下知字言此心本有之知覺纔知得一事一物之理則因此已知之理而益窮之至於無不窮無不知也然則此所謂因其已知者非謂因其本有之知覺也乃因此已窮之物理推而益窮之上下知字其意味自別而

然註說如此者何耶雖或如註說看亦不害於朱子本旨也否

此處愚每以爲疑而質於朋友者也其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者正程子所謂以類而推者也自與上文有知之知不同蓋朱子用字至精至密其曰有其曰已不啻有黑白之分矣

答沈明仲

表裏精粗小註朱子曰表者人物所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

所共由如父之慈子之孝以事而言也所獨得卽父慈子孝之理洞然會於心者也

答朴受汝

小註玉溪盧氏曰明明德之端在是矣大學明德兼知行而言今此補亡章只言知之事而不及乎誠正修故云端中庸明善亦是誠身之端也

傳六章

答沈明仲

愼其獨註獨知之下小註新安陳氏曰地卽處也止獨居而言○己所獨知者實兼獨居對衆而言也陳氏只言獨居故栗谷不取耶

下文有閒居獨處之言故於此先爲此說以明兩獨字之不同而已非有他意也

小註朱子曰如鑄私錢做官會
假做皆通假假作官會之意
閒居爲不善小註雙峰饒氏曰止此誠字兼善惡
說○此誠字專以惡之實於中者言而饒說如此
恐未穩當
饒氏所說皆言惡一邊而以兼善惡結之其可疑誠
如來說
十目所視小註玉溪盧氏曰實理無顯隱止此也
○盧氏兼善惡爲說雖於善惡之不可掩者有力
恐推言言外之意非專論此節也
盧氏推言前後節之意恐如來說

德潤身止體胖○心廣体言德體胖体言潤身歟
來說似然又於此須言身字者將以起下章正心修
身而言然則所謂德已暗帶正心而言此不可不知
也

答金直卿

章下註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云
云此所謂進德之基或者以爲進於德之基或者
以爲進其德之基未知如何

凡看文字必求其根本出處進德二字蓋出於易乾
文言所謂忠信所以進德程子釋之曰內積忠信所
以進德也忠信自是德豈有自彼至此之理乎來子

釋之曰進德便是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德日進知此兩說則進於德進其德之得失可知矣第來諭以明德進德爲一者恐未然明德兼知行而言進德只就行處說其立文之意雖同而所指之實則有大小之不同也

傳七章

答金起之

誠意是分別善惡之事意既誠則雖有善無惡然其所謂善者發不以時則雖正亦邪或膠滯於事過則心不得其正此程子及傳文之意也此所以意既誠之後猶有心不正之病也且來諭以水之源比心以

其流比意而曰豈有末流清而本源濁者乎此意誠而心正之說也然於其發源處或風盪而泥汨則難保其不渾此無與於其流之已清也故大學八條目雖曰相因而猶不得不各致其功也

答沈明仲

正心○或云正心只是動時工夫或云大學兼言動靜皆非也若全論正心工夫則固兼動靜至於大學則只言動時工夫蓋靜時工夫包在上面矣章句專言動或問兼言靜經一章所謂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者是也恐不可執一而論也

答鄭景由

在正其心不得其正○辨疑胡雲峰說亦多異同然沙溪說恐是正論也蓋是心之用不得其正者實以其四有所則心有留滯之病而體失其虛故也謂之有所則心體之不正已包其中而雲峰以四不得其正爲心之體不得其正然則傳所謂四有所則不得其正者不過曰於此四者若或留滯而體失其虛則是心之體不得其正云也這一句重複碍險元無氣力全乏意味傳者之意決不如此也如何

章句明言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傳所謂不得其正正指用處而言也雲峰之說誠有所未安來說

得之

答李同甫

心有所○有所之爲留滯已聞先生之教然章句曰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此或字栗谷先生固亦疑其爲衍字而不能不失其正云者亦太似宛轉妄見似當日用之所行必失其正矣未知朱子於此何故如是宛轉耶

愚意竊謂自致知誠意之後工夫漸密故於此又承之以或字蓋此實因致知誠意而言如有如此者則或有如此之意爾非直爲欲動情勝而言也愚意如

此未知如何

答鄭景由

註一有之而不能察或不能不失其正○蓋一有之義退溪說爲是或問之意亦正如此試以或問參之章句則其曰惟其事物之來卽一有之謂也其曰有所不察卽不能察也其曰應之旣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卽不能察之弊也其曰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卽欲動情勝之謂也其曰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卽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者也其意蓋曰一有可喜怒可憂懼之事物不能忘其事物而察乎理則不惟於其喜

怒憂懼應之失當心反爲其所繫縛欲動情熾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已失其眞故其用之所行間或不能不失其正云爾蓋章句緊要處在不能察三字傳所謂四有所卽不能察之意也惟其不能察理故應之旣失其當而且又留在心下有所繫累爾今若以有之二字爲有所之義則不能察三字文義倒置竊恐其不然也

來示雖多其大意不過以一有之一爲四者之一且以爲以不能察之故有四有之弊此不能曉然於歸意也夫有所云者謂心有怒懼等四者而留滯不化之病也若指此而謂不可有之則是無此怒懼等四

者然後乃得性情之正耶退溪之意決不如此常以爲記録之誤也且以不能察之故有四有之弊則尤有所不然者章句既曰一有之而不能察高明何以倒說耶

答朴士元

一有之而不能察

凡多者謂之萬少者謂之一今此一有之一是些少之意

答李君輔

正心章章句曰一有之而不能察章下註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

朱子引李先生說曰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不大段作徃作來底念慮難爲驅除於此不加密察則爲害不細矣

此等徃復朱先生不以爲不韙今玆奉答可幸無罪否其不是者更蒙指示則尤幸尤幸第有一說此等義理只資口舌而無得於心則只與閑言語一般有何所益哉此則吾輩所當猛省者也僭易及此皇恐皇恐

答朴受汝

註欲動情勝小註雲峰胡氏曰正其心之用雲峰所謂正其心之用者正用章句意未見其未安

也至如或問以體言之者是乃推本而言正如中庸首章將言省察而先言操存也章句或問語各有當不可合而爲言也

心不在焉小註雙峰饒氏曰已具於誠意章正心脩身章只言其病不言治病之藥朱子嘗言學問之道曰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能知其病者此正是治病之藥也饒氏所謂已具於誠意章云者微有樂渾全惡剖析之病然誠意章既再言愼獨而程子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據此則愼獨之功不但在於此章雖在於平天下章亦可也

傳八章

答金起之

修身章雖言心之病而其實皆以身之所接處言之如親愛則此身與妻子相接敖惰則此身與所敖惰者相接此與正心章所云忿懥好樂不能無閒矣至於傳十章亦言辟則爲天下僇此豈有於治國平天下而專言正心之理乎亦以其身居天下上則事不可以或偏也大抵大學一書皆主於心而爲言如格致章云人心之靈誠意章云心之所發修身章所謂知其惡知其美及二莫知亦皆指心而言治國章心誠求之平天下章所好所惡其心好惡之自初至尾一主於心而其間略有身與家國天下親疎大小之

異故心之所施者隨而有長短濶狹之不同而已而其實一以貫之矣其論脩身而言心者何足疑乎

答沈明仲

所謂齊其家止辟焉○五者之辟其原委在於心心既正則似無此辟而係於脩身者特以身與物接時事故耶

若如來教則惟聖罔念作狂者爲虛說矣大學工夫一節易如一節而其致戒之意則終始如一觀於第十章可見矣古人所謂不可恃此而廢彼者眞格言也

答朴受汝

五辟

聖賢無此五者之弊故註曰人謂衆人也雖衆人亦不至每每必有此病故或問云非以爲一與事接必有所偏其周遍詳盡之意可見矣

答金直卿

敖惰小註雲峰胡氏曰或疑敖惰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爲君子言乃爲衆人言章句曰衆人日常人是也云云此說覺未穩蓋敖惰是人之所不能無者故雖君子亦有之而至於辟後方是爲衆人傳曰人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既有一辟字故章句曰人衆人也若無辟之一字則章句未必以

人爲衆人也是以或問以孔子取瑟而歌孟子隱几而臥言之今如胡說看則是君子元無敖惰而衆人獨有敖惰也此與朱子說似有不同者未知如何

胡氏恐不見或問所論而立言如此也來說甚當

傳文自明明德章至平天下章大槩皆各言其事之工夫與功效獨正心修身修身齊家二章却只言心不正身不修家不齊之意而已一未嘗言正心修身齊家之工夫及功效者何耶

朱先生嘗曰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煞好了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着力若打得這關過已是

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偏去如水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蕩處看此說則到正心處更無淘濁工夫只怕波浪動蕩而已省察其四箇有五箇辟是只怕波浪動蕩之謂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來說所謂皆言身不修之病故如此結末者似然矣然經傳文字或不無異同處如傳十章無結語此亦此書中變例也

答洪正郎

此謂身不修小註六箇之六

諸本皆作六則行外著五字如何

傳九章

答沈明仲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此章首及下章結語與他例不同者應經文末段本末厚薄而然耶

來教所謂章首及下章結語恐有牽合之病蓋傳十章首末不必盡用一例如此謂知本用其下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之例而其上三傳則不用此例傳之首章止五章之首皆無所謂字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又別用一例矣

成教於國○或云治國不出齊家之意然以下文一家仁一國興仁等語推之恐不如或說

成教於國不出家猶易所謂君子居其室而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之意或說恐不然

如保赤子小註朱子曰此且只說動化爲本○栗谷以此爲通論一章然此章之中亦多說推小註朱子曰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或問卒章亦曰首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然則似不可謂未說到推上然所主而言者在化而不在推故耶

通論則似皆是說化而細分之則其中有化底亦有推底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小註雲峰胡氏曰止首以婦人之宜家人○此雖借詩而言其意則實指君子

之宜其家人而胡氏說如此恐未穩

胡氏亦以刑于寡妻爲言則亦非專指婦人而言也若專指婦人則正朱子所議論二南者不本於文王之身者也而可乎

傳十章

答李同甫

民不倍○曾見李公樗所記語録曰上恤孤則下亦不倍其上（大意如此）區區竊謂此不倍二字雖不曰與慈而其意則不過與上項與孝與弟同意蓋謂上恤孤則下亦如其上之恤孤以篤於慈云耳李公所記不知果不失先生本意否然此不倍二字

終未分明何不曰與慈而必變文如此耶
當時說話不知其如何而鄙意則嘗以爲不倍其上
慈愛之德而亦且慈愛也疑李君記録之不備也

答朴受汝

恤孤而民不倍

民不倍與天下懷之之意大不相干蓋曰民不背恤
孤之教而亦慈於孤也

所惡於右無以交於左

右左之換無甚有意思惟古人尚右則或有些意耶

答李同甫

絜矩好惡

絜矩好惡之意竊以爲統言則絜矩切言則好惡故於絜矩之道也下卽以所惡於上云云覆解之其下以樂節殷三者結絜矩之意而樂只之詩經文釋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節彼註曰好惡徇於一己之偏至泰惟見好一節是專言用人之道而朱子曰斷斷者是能絜矩媢嫉者是不能絜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又曰絜矩如自家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又曰此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絜矩事事亦當絜矩又曰此章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好者矣據此則絜矩與

好惡何嘗有二義哉特好惡二字於人之賢否尤切故註說如此耳

答鄭景由

有財此有用

有財此有用實如孟子所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也○穀與魚鼈材木是財也以此而養生送死是用也

善則得之小註玉溪盧氏曰此所謂善止至善之意○至善之善就事理上說善不善之說就用工處說其意自不同而盧氏比而同之可疑

經文之至善是統言者也此所謂善疑指能絜矩而

言也雖有統言分言之異而其理則無不同也

答朴受汝

泰誓彦聖指彦聖言

此竊恐吾友錯看自其口出一句而有此誤也其本意盖曰人有好彦聖之誠則固形於言語之間此正解自其口出也矣然其中心之所好則又有甚於口之所言此如所謂好善有誠云爾

答李季周

孟獻子小註玉溪盧氏曰獻子嘗師子思

先師金沙溪辨疑云按獻子之於子思時序相遠玉溪說可疑先輩於此已疑之矣然玉溪亦必有所考

無乃孟獻子有兩人耶當時諸侯疊謚者甚多孟氏之有兩獻子不是必無之理也孟子中公明儀凡四見栗谷亦疑有兩人也

以大學所稱孟獻子爲仲孫蔑者乃朱子註也誰敢疑之只疑子思之時亦別有獻子故玉溪偶失照管而遽爲立說而明儒又不勘訂而入於附註云爾且傳文是曾子門人之所記則子思亦曾子門人也安得以子思門人之說爲傳文乎此必無之理也來示以爲孔聖以前必無知義理之賢人此則不然三代之時義理大明何可謂無其人耶漢之董子尚曰正其誼不謀其利豈以三代而少一董子耶洪學正引

證甚詳不可以易矣惟以左丘明爲有兩人則恐不然朱子曰左丘是姓名明作傳者乃左氏云云然則傳春秋之左丘其姓名自不相干兩人與一人恐不須辨也如何如何

答朴受汝

務財用者止蓄害並至

鉅橋鹿臺之財不爲商紂之用瓊林大盈之財不爲德宗之用於此可見財用二字之義矣

答李同甫

平天下一章○此一章首尾大意反復究思終未曉然蓋以章句言之首一節泛言君子有絜矩之

道次一節言絜矩之方第三第四節總言能好惡第五節言得失第六節以下至第十一節論財用十二節又申言得失楚書舅犯二節承上起下之端秦誓以下四節論用人是故一節又申言得失而語益切至生財以下五節又申論財用而末二節則兼言用人蓋先言絜矩次言好惡又雙舉財用每云能絜矩不能絜矩於用人每云能好惡不能好惡至好人所惡一節下註曰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據此好惡專以用人言絜矩專以財用言矣然以下本文章句總論之終不若以好

惡二字包財用用人二者之爲縝密周遍也如何
如何昔年以此仰質而先生亦未有明白剖破之
教故復此仰稟
南山有臺元文與註說及節南山註說皆以絜矩二
字包好惡二字自秦誓至好人之所惡註曰以明上
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云則是於財用用人
皆有絜矩好惡之意矣何以言於財用偏言絜矩於
用人偏言好惡耶更看南山有臺元文與註說及節
南山殷未喪註說則絜矩好惡之合一可見矣其下
卽言財用而必以是故二字連接於上三節絜矩好
惡之意則財用之不外於絜矩好惡可知矣又於用

人四節之註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則用人之不外於絜矩好惡又可知矣

答沈明仲

平天下章○此章細分則雖作八節大凡分四節看亦好第一節統言絜矩之義第二節言財用第三節言用人第四節兼言財用用人而歸重義理其間每節各有絜矩之義然楚書舅犯兩節殊涉可疑楚書論用人似當與秦誓合爲一節舅犯則既與絜矩之義不同又與楚書之言不合而章句合爲一節未知如何也

朱子分節自分明何必更起他意凡改舊說者必舊

說可疑然後方可改以他意看也楚書舅犯皆言無寶寶卽財也承上先謹乎德一節而言又以發生財有大道一節之意蓋此一章以公私二字疊見層出以致丁寧反復之意朱先生於此其所區處已非諸儒所能及矣以兩程子所改正者比較而觀則益知朱先生獨見古聖人心於千載之下矣

答鄭景由

傳十章胡氏分作八節恐太細碎妄意當作五節看首二條爲一節自詩云樂只君子至殷之未喪師爲二節自先愼乎德至舅犯爲三節自秦誓至君子有大道爲四節自生財有大道至末段爲五

節蓋治國平天下之要在於絜矩絜矩之要在於
能公好惡而好惡之易私而難公者莫甚於理財
用人二事故首一節先以孝悌慈三者立治平之
本復以絜矩二字開治平之端以爲一章之體統
第二節泛就好惡上說公私之效而未以得國失
國致戒而結之第三節就財用言好惡公私之得
失而未復以善則得不善則失致戒而結之第四
節就用人言好惡公私之得失而未復以忠信得
驕泰失致戒而結之第五節合理財用人而言其
理之相關未以菑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致
戒而復以義利之辨反本窮源而總結一章之義

正或問所謂端緒接續血脉貫通者也如何
傳十章朱先生既分作八節必皆有說而不可易者
胡氏既分首一節爲兩節又合言恃康誥爲一節已
似無謂而今來示又約之爲五節無論其當否而得
無率爾僭汰之嫌耶此雖小事而求其所從起則不
是小病凡讀書必須虛心遜志一從先儒舊說反復
玩味而於其大段窒礙處不得已別求異說則猶之
可也不然而每以喜新好奇爲務則此心已自外馳
而不帖帖矣何以爲學問之根本乎荷相與之深傾
倒至此惶悚惶悚

九巷先生文集卷一百六十二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六十三

經義

中庸

答閔士昂 泰重

中庸一篇多引孔子之言而第二章及第三十章獨稱仲尼大學傳十章皆記曾子之意而誠意章特稱曾子何也

或問子思稱夫子謂仲尼朱子曰古人未嘗諱其字儀禮祭祀皆稱其祖謂伯某甫可以釋所疑矣第二章則記夫子訓說之始也第三十章則記夫子德行之始也故皆稱仲尼以見他章所謂子曰者是皆仲

尼也大學傳十章昔曾子釋經之辭而此十目一節則非傳文而特嘗稱誦以戒門人者自不干於釋經故別加曾子字觀本註所謂引字則可知矣退溪先生以爲曾子所嘗誦戒之辭故門人特加曾子曰以爲萬世之警策其意盖曰曾子於傳文中特誦此說以戒門人故如是云云恐與本註引字之意相違也未知如何

讀法

答李同甫

昔年下書中有大全五大節云云未知見於大全幾卷耶

朱子曰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意此說見中庸讀法今來示以愚爲嘗有五大節之說云云豈前日鄙書訛舛而然耶章句小註饒氏說只是依朱子所定耳

答李同甫

中庸大分之則爲四大節細分之則爲六節兼存而並觀可矣何必取捨於其間耶

序

答李同甫

繼天立極

此即洪範皇建其有極之意與太極圖說不同然朱先生於太極以爲此理至極而謂之極今極本窮源而言之則立極之極亦一太極而已也

答李汝九

諭及人心道心說此事今人說及者鮮矣再三玩繹欣幸無比羅整菴之論先賢既已駁正今不須云云李一齋說曾未之見今因來示始得聞之不勝駭然是蓋不深究朱子說而輕易立論之致深可爲後學之戒也至於栗翁之說一遵朱子意更無可疑其曰

道心節制者正釋爲主之意也不能節制則烏在其爲主也朱子又嘗以主宰爲言主宰者正是節制之謂也來疑以爲以人心聽命於道心則是似有兩樣心所謂人心聽命於道心者乃朱子說如以爲可疑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於朱子而不在於栗翁也大抵吾人亦不深究朱子立言之意故未免有疑耶盖朱子之意以人心道心皆爲已發者矣此心爲食色而發則是爲人心而又商量其所發使合於道理者則是謂道心其爲食色而發者此心也商量其所發者亦此心也何可謂兩樣心也大槩心是活物其發無窮而本體則一豈可以節制者爲一心聽命者又爲

一心也第熟讀中庸序文則自可渙然無疑矣鄙說如更有疑更以見教幸甚

退溪先生曰人心者人欲之本人欲者人心之流云云下本字未知如何

退溪所謂人心是人欲之本云者甚精凡物必有其本凡所謂人欲之大者莫如食色夫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者是人欲而原其本則豈非由於飢欲食之人心乎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是人欲而原其本則豈不由於精盛思室之人心乎然推而上之則人心雖曰生於形氣而其實亦本於性命所謂欲食思室之心實本於愛之之理若無愛之之理則見食見色

而亦邈然無所動矣此動字當深察朱子以惻隱之心論動字其說甚多故從本而言之則性爲人心之本而人心又爲人欲之本故曰善惡皆天理又曰流而未遠已有所濁由末而言之則人欲生於人心而人心又生於性故曰蛆生於醯而害醯者莫如蛆又曰有濁之少者濁之多者却是原初水也此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一致百慮同歸殊途之理也然學者若不知天理之流而爲人欲而指人欲以爲天理則是真認賊爲子者也故聖人以十六言授受之際須下精一二字於人心猶且如此則又況於人欲乎

人心是人欲之本一段○先生論之曰欲食思室

之心實本於愛之之理若無愛之之理則見食見色而亦邈然無所動矣云云蓋惻隱之心卽愛之理也以欲食思室之心謂本於愛之之理未知視着否耶且欲食思室之心實本於天理若無是理則亦安有是心耶然而至於欲食而紓兄臂思室而摟處子則是天理之流而爲人欲也如此下語未知如何愛之一字先儒多於論仁處言之而未見於食色等處言之故敢此請教伏乞批誨

天下之理無無本而生者故曰善惡皆天理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曰理有善惡今若以惡爲理之本然則大不可然亦不可以非理之本然而謂之

不本於理也蓋所謂惡者其初則雖本於理而末流之弊失其本然而遂至於惡爾若如來諭則未知所謂惡者從何而生乎是有理外之物乎夫性卽理也性中有所謂仁故能愛其愛親愛君者道心也其欲食欲色者人心也是皆本然之理也至於因欲食欲色之心而流而至於紾兄臂踰東家墻者是惡也原其初則亦豈非自理而出乎天下無一理外之物試思此一句而有得則洒然矣又嘗思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所謂性者只是仁義禮智而已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者以四端言也朱子以愛爲仁之用者以七情言也然則四端七情其實一也凡人之情雖有

善惡之不同而無不本於此四七者若如來諭則所謂欲食欲色之心從何以出乎禮記於七情始雖以喜怒哀懼愛惡欲對擧而言之其下又只以欲惡二字總而結之是所謂喜怒哀樂愛者皆入於惡欲二者可知矣至於朱子始雖以愛恭宜別論性之用又以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各有條理而其終則又以惻隱一端爲總會之極是則四七歸於惡欲二者而又合爲惻隱之一端矣此與明道以羞惡之心亦惻隱之發者同意然則以愛合之於欲者已有據矣今以人心之欲色欲食謂之本於愛者豈不分明乎來諭以惻隱之心爲愛之理者出於何書耶朱子則以

仁爲愛之理而惻隱者乃仁之端也生乎朱子之後者必不爲此言也幸示破如何

朴公知誠以方寸之心爲道心以耳之心目之心一指之心爲人心至曰二者本如天地懸隔不可强說心一也其所見之謬何至於此耶

潛冶此說沙溪老先生嘗非之矣然此先輩長者而左右遽斥其姓名恐非後學溫恭退讓之意幸加懲察如何

朱子所謂生於形氣之私此私字非私欲之私耶

眞西山謂私猶言我之所獨耳當從西山說耶

朱子初年以人心爲人欲晩年以爲形氣之私是指

食色等而言也伊川嘗謂陳經正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是只屬乎己而不能通乎彼此之意也西山所謂獨者正朱子晚年之見也何可有所從違耶然西山又嘗以克己之己字爲人心所謂己者乃人欲故必使克去之與所謂形氣之私自不同然則西山之見亦有初晚之異矣

答李同甫

註形氣云云○感於物而動性之欲則欲非不善之字也必曰人欲私欲然後方爲不善夫欲與慾既不同矣其與心字亦何異也然以人心謂之私心則未見其爲不善而於欲則下人字私字皆歸

於不善何也豈欲字終是下得重故耶

性之欲當作用字看至於謂之人欲則對天理謂之私欲則對公道而相爲消長則便是不好底至若人心謂之私此私字耳目口鼻之欲非關他人底故謂之私如人皆嗜甘而我獨嗜酸則是係一己之私也此何得爲不善也

註新安陳氏云云○陳氏釋生字以爲有形氣之私方有人心故曰生此則固當矣其釋原字曰自賦命受性之初便有道心故曰原云云此一句則竊不能無疑若謂自受性賦命之初便有道心云則人心獨不得有於賦命受性之初耶既曰氣以

成形理亦賦焉則非先具道心而後具人心明矣
且既曰人心道心是已發後則又不當論之於賦
受之初矣未知如何
朱子於孟子首章註曰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
生於物我之相形蓋固有故曰原因見物而形故曰
生然此所謂利心與人心不同不可作一物看也
註東陽許氏云云○人心發於氣道心發於理似
與退溪理發氣發之論相似蓋二發字似有病而
只分下理氣二字亦似未暢
此說活看則似無病然終不如朱子本文矣
二者之間註雲峰胡氏利善云云

胡氏之意以爲既謂善既謂惡則已是分明底兩物故云辨之易至於人心則非全不好底察之不精則易流於不善故曰非精以察之不可也

道心爲主人心聽命註朱子曰只是義理人欲云云○朱子論人心道心而只義理與人欲之辨云云人心豈可謂之人欲耶豈此朱子初年說歟果然則又不當載入於此矣未知如何

似是初年說然此人欲字雖是初年說而其全段主意則在於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此正所以釋正文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之說故附見於其下耳

危者安微者著註雲峰胡氏云云○人心之所以

危者非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如天飛淵淪者也特以其易流於惡故謂之危殆也今曰收斂入來則正孟子所謂求放心程子所謂將已放之心約之反復入身來者其工夫意義各自不同未知如何且胡氏以爲人心本危道心本微云云人心生於形氣謂之本危固無不可道心原於性命其所發豈不明甚特以其雜出於人心之間故微妙而難見耳謂之本微未知何如

人心生於形氣易流於人欲故謂之危今胡氏以爲本危此二字似說得太重收斂云云亦不若精察之親切也來諭所謂道心之發豈不明甚者然矣然人

於義理見之爲難雖或見之終不如飢之欲食精盛
思室之爲分明也

爲說者不傳註朱子曰伊川云云○伊川首先表
章此書夫以伊川造道之至豈於此猶有不滿意
者而至火其成書耶若曰聖賢之心不自滿足而
然則從容更爲筆削可也何至於火之耶若朱夫
子則不特此也三經四書莫不成書是乃所以集
大成者耶猶其臨歿之未遠而尚有所改定者可
知義理無窮小註中但曰陳氏者未知北溪耶新
安耶潛室耶何以只擧姓氏耶

伊川火之之意誠非後人之所敢知朱子於經書註

晩年更定者甚多亦且明言所以更定之意誠與伊川之事不同竊想伊川之意既於其意不滿則恐誤後學故焚滅之其後欲別爲之而未及耶小註中無別號之陳氏愚嘗欲考出而未暇然非北溪新安潛室則審矣然此非大義所係不必切切也

石氏輯録云云

程門人記其師說而石氏輯録者是爲輯略初本也輯略昔年家有之愼齋先生承　孝廟訪問而對曰某家有之云云今則尋不得矣曾見金君平則云渠借得於人而有之云矣試問之也

答金聖徵　得洛

出於其門人
門人是程子門人也其下所謂門人亦然
一章
答朴士述
註氣以成形理亦賦焉
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蓋孟子之言性是於氣之中拈出理一邊言故曰無不善孔子周子則兼理氣而言故曰相近曰剛柔善惡若但主孟子之說則程子所謂不備但主孔周之說則程子所謂不明苟得乎此則朱先生所謂玲瓏穿穴無往而不相值焉者眞不我欺矣大抵程朱以後性理之說大明而無復餘蘊

於此不察而復有他說則眞所謂無用之贅言也

答金仲和

註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此謂萬物亦具五性與人更無差別耶竊意人物雖同得一理以生然旣成性矣不能無偏全之殊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或仁或義只稟得五性之一耳推之他物皆然此豈天命之不均哉亦其氣有通塞而理隨以偏全耳是故朱子於孟子生之爲性章論之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以全哉卽此一語剖判甚明此章所云非謂萬物之性與人更無差

別也亦言人物同得此理以爲性而性之目有是五者耳蓋物固不能全此五者而五者之外更別無性舉人物而言只此一性若其偏全之分此不暇論也妄意如此不審如何

章句槩言人物同得此性之意而或問始詳言偏全之異合而觀之其義乃盡

答李汝九

註禮樂刑政之屬○張谿谷曰舍本章所言戒懼愼獨致中和切近之訓而遠舉禮樂刑政以爲教此余之疑云云未知其意

禮樂刑政聖人設教之具也戒愼恐懼君子由教之

事也二者各異而合而觀之故不相入而相病

答李同甫

性道教小註番陽李氏云云○若曰此三言中所重在於道之一字則可矣至於綱領則竊意天命之性一言當之矣李氏此言未知如何

朱子以道之大原出於天總結此三言則來說然矣然自道也者以下提起此道字者甚多如言道之不行道其不行以至於末章再言君子之道以此觀之則李氏之說亦有所見矣

小註習教事教思無窮

習教事易坎大象辭註以習熟其教令之事教思無

窮臨大象辭註親臨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無窮至誠無斁也

答愼後尹

戒懼愼獨

戒懼與愼獨分動靜則動中自有靜靜中自有動矣朱子答南軒書與中庸致中和註說意思一般耳語類云不覩不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愼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此說尤更分明然嘗聞先師文元公先生說戒懼是兼動靜說愼獨是專指動處說考之語類則已有此意思蓋不可不分中又有不可分者須仔細體驗方可見得不可只以言語求也

答李汝九

退溪先生曰存養專以靜言涵養兼動靜云云涵養存養似無異同而如是分言何耶

涵養如讀書時沈潛義理心無他適者是也無事時此心澄然瑩然無有紛擾者亦是也故曰兼動靜也存養只是操持此心不爲事物之所撓奪使天理常存故專屬之靜矣以中庸言之戒愼乎所不睹恐懼乎所不聞及愼其獨皆是涵養事也至於存養則專指戒愼恐懼故其章下註以戒愼恐懼爲存養矣退溪所謂存養屬行者爲是不知則固難行然豈可因此而謂誠意正心爲屬知又豈可謂兼知行也云

云退溪此說全未能曉解矣盖孟子以存其心養其性對盡心知性而言則其以存養屬之於行明矣然若以存養與力行相對則是於行之中亦自有動靜之分故此存養工夫處於致知力行之間也盖無存養之功則所知者昏昧汗漫而不足以爲知而所謂力行者亦無所巴鼻着落終於私意之攻奪矣此周子所以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者也然平巖葉氏於近思録篇題以存養涵養互言之殊不知存養屬靜涵養兼動靜言之也第朱子亦有時而以存養言之於動靜學者當活看可也

答李同甫

不覩不聞小註雙峰饒氏曰正在二者之間云云○所謂不覩不聞乃未發時也不必分事物既往思慮未萌而又以此謂在二者之間未知本章之意果如此否也且或謂不覩不聞乃人之所不覩不聞云云此言未知如何以妄見言之竊謂非人之所不覩不聞乃己之所不覩不聞也蓋若曰人之所不覩不聞則此正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便屬己發惟己之所不覩不聞乃未發境界於此正當戒懼耳未知如何

竊詳饒氏之意以既未二字對待而取其中爲二者之間然此總是未發之時而分屬前後似涉碎屑來

示恐得之不覩不聞或說大誤

愼獨小註暗室不欺云云○暗室不欺與不愧屋漏同耶異耶竊意不愧屋漏爲不言而信不動而敬乃屬戒懼暗室不欺與毋自欺同乃屬謹獨不愧屋漏卽無妄也不欺其次也不知果如此否此非此註所論者而因此偶有所思故敢此且朱子所謂獨自時者何義抑指閒居獨處之時耶

暗室不欺是念慮已發而有善無惡當屬謹獨不愧屋漏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當屬戒懼無妄不欺是說誠之至與不至與戒懼愼獨不相干大抵讀書最忌惹絆支蔓呂子約以詩之維清爲周禮所寓先生

以爲似此支蔓勞攘徒爲心害又以爲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滌除令胸次虛明直截然後眞箇道理方始流行此不可不知也獨自時三字中庸小註似誤考本文則云這獨也又不是恁地獨時如此則無難曉語意

小註饒氏戒愼云云○戒愼之愼與愼獨之愼字雖同意則微有間蓋戒愼工夫只是提撕警覺常惺惺之意愼獨工夫必須大段加謹遏絶人欲之萌其所異者恐不在於詳細也未知如何

以大註既常戒懼於此尤加謹焉觀之恐是一愼字但有全言偏言之異耳

答尹爾和 家

禮記曰喜怒哀懼中庸曰喜怒哀樂或懼或樂其所異同何也如記所云則喜哀屬仁怒則屬義懼則屬禮知所喜怒哀懼者卽智也如是則性發爲情一一可驗矣中庸則樂字亦屬於仁禮之所發果何所依着耶蓋旣言仁義則禮亦在其中故不言耶抑禮之用和爲貴則樂亦可以屬之禮乎亦或有別件意義而然耶願下教

中庸於七情中只擧其四恐不可求之於七情之全也

答朴景初

喜怒哀樂云云

來諭謂中也者理氣純粹而寂然不動之謂也竊謂於中不必下理氣二字蓋中者狀性之德也所謂性者雖非舍氣獨立之物然聖賢言性者每於氣中拈出理一邊而言今便以氣並言者恐未安且本註所謂未發則性云者亦非直以性爲中也此所謂性者於此時節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然則朱先生所謂中者狀性之德者可謂至精至密也

來諭所謂隨其所感而無過不及之謂者亦恐有語病恐於感而下脫一發字耶蓋感者外物感觸於心也隨其感觸而發動然後無過不及可得而言矣

來諭所謂未發者雜糅則所發者不和矣此說恐大誤未發之時何嘗有雜糅者乎故程子曰未發時何嘗有不善且朱子於趙致道天命之性亦甚汙雜之說以爲得之若於此等處詳味則來說之得失不難辨矣

中和之說雖以朱張二先生往復幾年而後始定今以眇然後生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間者非愚則妄矣第不敢坐孤盛意猥有論說然不韙之罪則不可自贖常切惶恐矣今蒙相契之諭雖自幸所言之不甚悖理而自信之意則終不敢措諸中矣第今來教中亦不無一二可疑者所謂論性之體而舍氣一邊則

恐其不備也者於鄙意有所未安夫性之體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卽是理也安得幷與氣而爲說乎蓋所謂性者只於氣質中剔出理一邊而言也若謂之氣中之理則可也若以爲一邊是氣一邊是理有若相對者然則大不可夫所謂性惡者亦是於發時隨其氣之或剛或柔而發之不中亦非於未發之前與善性相對而立也栗谷先生以牛溪先生所謂未發亦有不善之苗脉者爲千萬不是者眞可謂不易之定論矣幸更加思量如有未當還以見敎深所願望其餘則與今亂相對商量反面之日想或道達矣玆不更煩

性一也捨在清氣中而其發也善則謂之善捨在濁氣中而發不能中則謂之惡皆以已發而言之者也未發之時則雖其善者亦不得而名故孟子不得已以情之善而名性之善情豈非已發者乎況於未發之前寧有所謂惡性與善對待乎此處相契則無有不契者矣

來教中也者聖人之性和也者聖人之情○賢人亦有中和而或有不中和時衆人亦或有中和時而此則絶少矣子思所謂致中和者是極中和之德而無一毫未盡之謂故朱先生於此雖以爲聖人之能事而亦以爲學問之極功則其意可知矣若如來諭則

惟聖人獨有中和之德而餘人不得與也然則其上所謂戒懼謹獨凡爲學者設者皆爲無用之空言矣○且性情之德是中和也今直以中和爲性情則卽朱先生所斥以方圓爲天地也朱先生之意以爲以天地爲方圓則可而謂方圓爲天地則不可也謂性情爲中和則可而謂中和爲性情則不可也

來諭衆人之性其體已偏○此論大誤蓋衆人體常不立則寧有偏不偏之可言哉旣謂之體則又何可以爲偏哉若謂之偏則不可謂之體矣蓋詳來教之意以偏字爲偏側不正之義此不考程朱所釋偏字之意也夫人之心當未發也寂然而已及其應物則

或偏於喜或偏於怒所謂偏者是專主一事之意也此則聖人亦如此而已矣若如來諭則所謂中者不偏不倚而已而邈然不主於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亦無與於中之體也此處更加明辨之功如何

來諭衆人未發之時謂之非中則可而謂無未發之時則未安矣○此段所疑前書已略論之而高明不復垂察故復有云云之說也夫常人之心終日汨漂於物欲熾其情以鑿其性雖其夢寐之間亦且顛倒(此程子語)矣如此則尚可謂之未發耶夫必寂然不動炯然不亂然後方可謂之未發未發則中矣中則體立體立則用和矣何嘗以中與未發爲二哉不然子思

何以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若如來教而衆人有未發之時則衆人之心亦皆有中矣豈可曰有未發而無中也來意必以爲凡心必有動靜靜時卽其未發也愚以爲衆人未嘗有靜時未嘗有靜時故亦未嘗有未發也比之於水水被風盪泥土混而成濁則雖其無風之時其濁自如也是乃風盪之餘也人心之汨漂固是物欲所爲而至於昏昧嗒然者雖與汨漂之時有異然其昏昧嗒然者亦物欲動盪之餘志分氣餒而然以此而謂之靜謂之未發者必不可也觀孟子夜氣不足以存一語亦可知也此意實出於朱先生而栗老實承以爲說後學所當深思而

明辨者也大抵吾儕當於此處親切用功涵養體驗則自當有卓然見前之日矣不必如此徒爲枝蔓無益於事也

中和說不待程朱說話只以中庸本文觀之則始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云云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然後乃言未發之說則所謂未發者分明以君子之用功者而言非謂人人皆如此也且周子剛柔善惡之性只指氣質之偏者而言與中庸所謂者自不同也朱先生嘗曰我欲同而彼自異又曰驅率聖賢之言此實學者之通患也從此有新得幸望録示以牖黑闇如何如何

前稟諸說多蒙印可自幸謏聞之不甚悖理矣惟未發之旨訖未相契豈前所稟者辭不達意以致如此耶朱先生於此亦不免有前後異同可知此理精微非造次勘斷者也謹以別紙錄呈而今來諭以水取譬之意則妄以陋見奉質焉夫水被風之蕩汨於泥混濁色渝而性移不見其本然之清及其風定之後雖得其暫然停止而其於泥之混濁者猶在則是乃風蕩之餘也夫動止在風清濁在水不可以風之止而保其水之不濁也水固然而心爲甚夫心終日煩惱於物欲未嘗寧息則雖夜氣亦不能清而夢寐亦至顛倒烏可以外物之不接謂之未發哉夫所謂未

發者必肅然而不亂瑩然而不昏雖鬼神有莫能窺者然後斯可得而名之也此非存而久久而明者不能知也愚之所聞者如此故敢復以奉誦如有未當復以見教幸甚

未發只是未應物時雖市井販夫厮役賤隸亦不無此等時節如何諱得 右朱先生答徐彦章書

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不能愼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 右答林擇之書

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

而靜靜亦動也右劉砥所錄先生語見語類十二編

朱子於未發之說固有先後之異同然以中庸註說觀之則必有戒愼恐懼工夫然後馴致乎至靜而無所偏倚然則不可謂凡人皆有未發之時也且來諭所引人生而靜以上一句朱子之意則蓋引禮記及程子說以爲人生以後卽有動有靜其以上則是人未生之時也動靜有不暇言今來諭乃以以上二字合之於靜打成一句幾何其不爲燕國之舉賢乎幸於此處更加潛玩反復如何又所引答潘之書則又與未發已發之說自不相干幸加密察如何如何義理天下之公雖甚痛說不嫌於無禮不恭故如是更

稟如蒙恕諒則拙者之幸也

答尹拯

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卽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純陰而不爲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

右或問論程蘇問答

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

右節要答張欽夫書

右皆論未發者而一以坤卦當之一以復卦當之未知適從何說耶僭謂復卦可當未發時而坤卦則以睡着時當之似可未知如何蓋復爲一陽初動而萬物未生萬物未生者卽所謂未有知覺所謂思慮未萌也一陽初動者卽所謂靜中有物所謂知覺不昧也如此分屬似分曉如何如何伏乞

訂誨

坤與復雖有陽氣未動已動之殊而俱在大冬之中心雖有未有知覺已有知覺之別而皆不涉於喜怒故俱在未發之前然細分之則但有能知覺而未有所知覺正如坤卦不爲無陽而猶未至於一陽初動

故於中庸或問屬之於坤至於已有知覺則稍有動底苗脉故屬之於復然皆未涉於喜怒故均謂之未發大全或問雖有詳略之異而其實則未嘗不同也蓋或問即林擇之之說也其言曰思慮未萌者即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先生以爲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知覺不昧則復矣擇之之意雖過而察之亦密矣先生此說在甲辰歲蓋以林說爲密故中庸或問從其意矣來諭欲以坤卦當睡著時此則竊以爲不然也先生嘗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據此則未發已發皆當

以寤時言之矣大抵此說雜出於大全語類者甚多而語類一條最詳故錄呈見此則可知先生之意矣其次則又答呂子約一書痛快分明可檢看也此一書在中庸或問已成之後矣語類實陳安卿庚戌己未二年所問亦在或問已成之後

語類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惺惺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麽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

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先生首肯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

答金用九

已發未發之說朱子論之已極詳悉而後人論議猶且紛然豈後人於朱子文義不肯虛心詳味之致耶曾與光州朴上舍 尚玄 論此甚詳萬一早晚徹聽必知其得失矣今尊書所引或說所謂一身無所動作時皆謂之未發者恐未安身雖馳驟輿浮舟而其心未動

則何可謂之已發雖或閉目靜坐而其心已動則何可謂之未發也其所謂性無動作已發時亦有未發云者尤甚駭然夫主乎靜而該乎動者此朱子論性之說也且性若無動則所謂情者何從而發乎蘭溪以爲百起百滅而所謂寂然者此無書冊此句記不分明大意如此耳周自若者退溪以爲未安豈未嘗見此耶來諭駁正之說可謂得矣第其所謂偏倚非動之正者而與大學正心章有所二字相應必正其心使無一毫偏着然後可謂之無所偏倚云者大有所不然朱子論不偏不倚者詳矣其意蓋以爲此心不偏着於喜亦不偏着於怒而亭亭當當云耳昌嘗以爲非動之正者

耶

答李同甫

喜怒哀樂小註心字一箇字母○所謂字母者何義

四聲通韻及韻會可見矣如公字爲母則工功攻玒釭玒皆屬焉空字爲母則箜悾倥崆椌控崆皆屬焉之類蓋總會之意

小註饒氏曰四者皆中節○若以和之極功言之固如此說然一事中亦自有和不和且如人當喜而喜則此便是情之得其正也豈不可謂之和耶子思本章以喜怒哀樂並言之故雖曰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然亦豈必百事皆得其宜然後方稱和字耶以饒氏本說言之四時皆得其宜則乃和之極功也全體也如三時得宜一時不得宜則亦將曰三時則和而一時則不得和也豈可便謂三時亦不得和耶合四時而總言之則方謂不得其和矣然則饒氏此語豈以和之極功言之者耶饒氏據大文皆字而言蓋舉其全也雖言四者而其實七情皆舉之矣然一事中節亦豈不謂之和乎但春澇而夏旱則不能成歲功此大文皆字極有深意

致中和小註朱子語天地位云云○天地位萬物育乃致中和之效驗也裁成輔相乃贊天地之工

夫也今以天地位萬物育裁成輔相爲左右民底
工夫者何耶
財成輔相之下係之曰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此
但釋致字意未說到功效處也
答金聖徵
章下註連書
章下註連書於章字下者是分節處也中庸分四節
故連書者凡四章首章十二章二十一章末章也鳶
魚註所謂活潑潑地者是語意活動之云也
二章
答李同甫

仲尼曰○他處皆稱子曰此獨言仲尼何也
篇首將引夫子說話而先言仲尼以見其下所謂子曰者是仲尼也篇終將言夫子道德而又先言仲尼以見其三十章三十一二章皆是夫子道德也少時所聞如是耳
小註蔡氏曰此章上二句云云○此四句若是子思之言朱夫子必亦曰此子思之言蔡氏此言果如何
本註既曰其下十章子思引夫子之言又於十一章復曰子思所引夫子之言止此云云則當以此爲正蔡說恐不可從也

四章

道之不行止不肖者不及也○此處似當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道之不明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云云而此互言之何也此足無目不見目無足不行之意

六章

執其兩端註凡物皆有兩端

小與大爲兩端厚與薄爲兩端以厚薄言之則魯人行三年喪厚也朝祥而暮歌者薄也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此其中也子夏除喪援琴衎衎而樂則薄矣閔子騫除喪援琴切切而悲則厚矣孔子既祥五日

彈琴而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則中矣

九章

天下國家可均〇章句曰均平治平治乃大學之極功論其至惟堯舜文武當之矣今於此處其意味自有淺深而章句釋以如此似與大學平治有礙何如

此亦有淺深淳駁之異等如管仲之一匡亦可以言此矣

十章

抑而強小註新安王氏云云〇王氏謂夫子嘗以好勇兼人不得其死死而無悔責之習氣融釋未

盡有此問云云既與論語有異其問答先後次第安知其必如此耶

王氏履舉夫子論子路者而言非必有先後次序也

君子居之小註雲峰胡氏云云

此君子對下文和而不流之君子則下文所云是中庸之君子也此則泛說之君子也如十一章有半塗而廢之君子是則泛說也有依乎中庸之君子是則聖人也

強者居之小註雙峰饒氏云云○不報無道之無道朱夫子既釋以橫逆所謂橫逆者即如孟子所謂有人待我以橫逆者也至若君父之讐亦可以

橫逆言否若非君父之讐而只待我强暴不順理而已則君子固當如孟子所云自反而已可矣所謂自反而已者卽受而不報者也若然則南方一事則雖和而不流之君子亦何異也特以其氣質風習之一偏故其全體不得爲理義之强也然饒氏以爲此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無道當報亦只著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云云無乃以無道二字不止爲橫逆而並及於君父等怨之可報者耶抑所謂無道者朱夫子雖釋以橫逆所謂橫逆者雖非必及於可報之讐怨橫逆之中亦當有報復者耶淺見竊意於怨讐之可報者則謂之橫逆恐似

獸後若只橫逆而已則君子之道只當反諸身而不責他以直道報之而已更有何報復者耶孟子謂有人待我以橫逆者則君子必自反也自反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而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於禽獸又何難焉云云此似與朱子所謂橫逆之來受之而不報者同一意也未知如何

鄭解見箕踞者而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是班固所謂解有溫良泛愛絶異之資者也然豈可以此而謂之中庸之強乎原壤夷俟而孔子責之且扣其脛魯君以犬馬畜子思而子思麾使者出之

門此則報無道而爲中庸之强者也至於君父之讐云云可謂侵過界分矣

中立而不倚小註朱子曰文王善養老云云○天下無兩是兩非而獨武王夷齊之事爲兩是也然武王旣爲聖人則伯夷安得爲中立不倚之人耶如以伯夷爲中立不倚則武王便不得爲中立不倚也旣不能中立不倚安得爲聖人耶抑所謂中立不倚者非謂中庸之道只謂其中天下而立能不變其所守耶若以朱夫子所答或來或去者觀之似亦以時中之義論之兩是則固有之矣兩中庸則恐不可有也未知如何抑伯夷之事立萬古

之綱常經也武王之事爲一時之生民權也然夫子嘗謂武王未盡善而每稱泰伯文王爲至德是則似若以武王之事猶以爲不及於泰伯文王也然則使文王若到武王時則猶當服事之無所變耶抑不得不有武王事耶使文王有此事則夫子之所稱又當如何耶當武王牧野之會如周公亦當與也然則周公亦不得爲至德耶且使孔子當武王之時則不知其所處又當如何

此但言善養老則就之以臣伐君則去之是不偏倚於一處之意而已只取其正意可也若轉而至於伯夷武王之是非則太支蔓而又馬肝之論也來說曲

折多端而朱先生說若爲今日準備者今謹錄呈

先生嘗曰泰伯之心卽伯夷叩馬之心太王之心卽武王孟津之心二者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爲至德稱武王爲未盡善亦自有抑揚又曰文王高於王季泰伯又高於文王又曰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誼於此二者須見得並行而不悖乃善○觀此並行不悖之義則來諭所謂兩中庸者可知來諭以是與中庸爲異天下寧有不是之中乎

或問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牧野之舉乎先生答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

底人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武功皆是文王做來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拍破又曰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死只得征伐救民又曰文王做得從容不伐商大猛○觀此則來諭所謂文王牧野之舉可知之而先生之意卽夫子之意也夫子之稱之從可知矣

十一章

依乎中庸小註雙峰饒氏云云○既依乎中庸則德已至矣更何加焉遯世不悔雖是難事亦不過中庸之一事矣饒氏此言未知何如

夫子既曰中庸其至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也饒氏以

依乎中庸爲易者果似可疑然饒氏似本章句之意蓋索隱行怪是欺世盜名之事而章句曰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饒氏恐以此低看了而謂之也

章下註顏淵仁也○顏子三月不違而猶未至於全體之仁此直以顏子爲仁者何也下文以子路爲勇者勇則固有學者聖賢之等而仁則似不可以淺深高下言矣未知如何

當以第二十章所論知仁勇參觀則可知矣○註學知利行仁也小註顏子之克復爲仁

十二章

費隱小註或說形而下者云云○朱子所答豈以或者此說爲可耶朱子且曰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云云既曰道之用則是便可見也卽形而下者也既曰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則是便體也卽形而上者也又其所答亦曰形而下者甚廣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云云是則似以或說爲可也未知然否

鳶飛魚躍小註先生曰鳶飛魚躍費也此卽或說所謂形而下者爲費之意也然則先生以或說爲是也然愚尋常有疑焉蓋經文旣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所

謂費者亦道也謂道之用見乎形而下則可也直以形而下者爲道之用則恐未安盖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道器二者自有分別於此恐當有細分別不可混圇說也

答李汝九

鳶飛魚躍一句飛躍氣之使然而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耶栗谷先生所謂發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之說正如是耳韓久菴百謙斥栗翁此說甚力未知韓公所見如何其學術亦如何耶

鳶飛魚躍一句其能飛能躍者氣也所以能飛能躍者理也來示以此合之爲栗谷所謂發者氣也所以

發者理也之說極親切矣韓久菴不足以知栗谷其議之得失何足云云也

答李同甫

鳶魚小註程子云若說鳶止竦動人處○程子所謂更有天更有地者其義如何而朱子所答似非所問之意如何

程子云云鄭載云嘗問此二句顯道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程子又云此兩句去作人才上說更好其意蓋謂賢人上有聖人也然則程子之意可知也朱子微諷之意則以爲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則是鳶上更有造化地載神氣庶物露生無非教則是魚

下更有造化正所以釋程子之意也

十三章

道不遠人小註雲峰胡氏云云○胡氏所謂上章言性無不在者豈指上章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此道無所不在也耶其謂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者似若以率性爲爲道此未知何如

胡氏所謂上章果指夫婦所知所能而言此章率性指人之爲道不遠人而言然若移胡說於君子之道四之下則尤爲曉然矣

答或人

違道不遠之改違爲爲創聞甚新生乎千載之下欲正程朱未遑之文非健於自新者能如是乎然以愚觀之則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正是學者推之忠恕也其所謂違道之道是天然自有之理而不犯人力者也此二者不能無間則其下違字十分正當矣高明何所病而必欲改之耶學書而好新奇其弊不小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吾輩幸生朱子之後固守其說而力行之

答李同甫

胡不愷愷○愷愷朱子既釋以篤實胡不二字似有勸勉之意而朱子以贊美釋之何也

此豈不是工夫之篤實者乎之意故釋之以贊美之辭也

小註朱子曰無不是如此○無不是如此上下疑有誤字

無不是如此非有錯誤蓋曰無有不是如此者也

十六章

鬼神小註張子曰云云○所謂天地不窮寒暑衆動不窮屈伸者豈以爲天地之所以不窮乃有一寒一暑故也衆動之所以不窮者乃有或屈或伸故耶二端卽指寒與暑屈與伸而言否

天地不窮寒暑云云來說得之但以寒暑屈伸爲二

端者未然寒暑自爲二端屈伸自爲二端蓋天地常寒而不暑則其道窮矣屈而不伸則其生亦窮矣

答金仲和

註性情功效小註朱子說以視不見聽不聞爲鬼神之性情又一說以二氣之良能爲性情良能與不聞不見義各不同而並屬性情何也竊意二說當從前者未知如何

鬼神所以視不見聽不聞者是自然之良能也然則二說不害其互相發明也

答李同甫

註昭明焄蒿悽愴○此乃鬼神之著見處其曰百物之精者何義

凡物其形消盡而其精氣之不泯者爲鬼神昭明焄蒿悽愴乃其精氣之著見者也

十七章

大德者必受命小註天地之大氣數已微雖孔子不得祿位

周時元氣休息四五百年而生孔子然其時氣數已衰故不能如堯舜之貴且壽矣大抵天地雖大其間氣數亦有限量故方其盛時生得文王武王及周公而皆貴且壽及其衰也則盡其氣數生得孔子而既

不能如堯舜文武周公之貴且壽又以其餘生得顏子而短命程子嘗論顏子之夭曰哀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朱子曰堯舜禹皐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蓋不得元氣之會則不能生聖人元氣亦有盛衰之異故亦有貴賤壽夭之異也

十八章

答金仲和

三年之喪註推己以及人也竊意祭祀之禮固自上致隆推以及下而若喪服之制則下得致詳而愈上愈略惟三年之喪天子亦不降此正自下而

達上考經文達乎天子者可見矣今並此言推己及人何也

推己以及人專以父母之喪上下同之而言所謂己指周公而言人並指當時君臣百姓與後世而言也此處更無可疑矣

答或人

自追王止以天子之禮以此爲己自達乎諸侯止無貴賤一也以此爲推以及人語意十分分明若如來教分作三段則恐涉破碎也○以註言之則以及無窮以上爲己制爲禮法以下爲推

十九章

答金仲和

論繼述之孝踐其位一款正其事也但中間歷序宗廟祭祀之禮似未見繼述意思何也

繼述註以繼述爲只爲收殺上章之意而言春秋以下只爲鋪張所制之禮而言自分爲兩事也然春秋以下亦微有繼述意思語類問呂氏分修其祖廟以下一節作繼志序昭穆以下一節作述事恐不必如此分曰看得追王與所制祭祀之禮兩節皆通上下而言呂氏考證甚詳却似不曾言得此意觀此問答其意可知矣又竊念欲言下文踐其位一節則其上文勢來歷不得不如此也不必段段拘滯着也觀此

段註文結語則可知矣

祖廟夫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既有定數假如父爲大夫已立三廟而其子爲官師則其三廟皆當毀矣若子之子復爲大夫則當更立己毀之廟以備三廟之數否抑只祭見在之廟否

父爲大夫則子雖爲士以有其舉之無敢廢之及朱先生但繼此不當作之意推之則只得仍舊貫而不必毀也

答李同甫

註適士二小註享嘗乃止云云○享嘗是祭禮中何節目耶令則例以考爲顯考祭法所謂顯考無

廟者何謂耶

享是宗廟祭祀之通稱嘗秋祭也故詩曰是用孝享禴祀烝嘗顯考祭法註高祖也適士只立二廟故皇考無廟皇考曾祖也今於適士稱顯考無廟顯字恐是皇字之誤

族酬註賓弟子云云○賓固賓客也弟子指何而言耶豈己之弟與子也抑門生弟子之謂耶

賓助祭之賓也謂賓之弟子及主人兄弟之子也

事死如事生小註陳氏事死云云○此所謂居喪者固指初喪時然只曰居喪則恐未分明矣何如始死謂之死固居喪時也反而亡焉亦豈非居喪時

耶陳氏之說似太分析矣然反哭升堂主婦入于室是將祭祀時故云耶

二十章

答金是重

哀公問政章不爲君臣問對之讀者自是諺解之失何足多辨中庸凡四大節矣此章下註則皆連書以別於他章矣曾見一唐本他章下註則皆分註而此四大節則皆大書亦是分別之意也

答李同甫

擇善而固執小註東陽許氏云云○明善之明乃明之之工夫豈可以功效言耶若以功效者則不

應並稱明善誠身若是工夫則以明善屬之知至似未當未知何如

許氏之說果可疑知至字無乃致知字之誤耶

學問思辨行小註朱子曰云云○竊意此五者雖非有次第等級之截然者然亦如大學定靜安慮得微有先後之可言蓋既學而又不可不問既問而又不可不思既思而又不可不辨既辨而又不可不行亦非謂不學則不可問不思則不可辨也然至於篤行則九似有先後此所謂知先而行後也夫子直以無先後爲言且曰不可謂明辨時未暇篤行云云未知何也既曰有緩急云云既有緩

急則亦不可謂全無先後也此必有其說願聞明教

朱子所謂無先後云者恐人未博學時謂不可審問雖有可問者而不問故云其實煞有先後故或問曰博學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其所疑而有問云云此兩說者當並行而不相悖也本註雙峰說亦本或問之意

二十二章

答金仲和

註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竊意物之與人其性固有偏全可言異也若

人之與我宜更無別而亦言有異何也
人與物既有別則堯與桀更無其別乎
二十四章
答李同甫
至誠前知註引子貢說
非以子貢爲至誠也特引此以明其理之必然也
二十五章
誠者自成而道自道
以註說觀之當得其意此外豈有他深奧之意也如
以至微而易見者言之草木得此實理則枝葉生長
而至於結實此豈非誠者自成之驗耶以小事言之

則農夫耕耘收穫以誠心勤勵不息者終成富家翁此尤易見者而所謂道自道則尤無可疑者矣

二十六章

悠遠博厚高明○悠遠以下三者既曰皆以驗於外者言之然則曰其積也廣博而深厚云云似與高明悠遠內外稍別矣如何

博厚配地地之形體亦豈非見於外者耶

二十七章

尊德性道問學註涵泳處事二段○尊德性以下分屬於存心致知二者然存心中涵泳乎其所已知分明近於致知致知中處事不使有過不及分

明近於力行不甚襯着如何

涵泳乎其所已知不主於其所已知而以涵泳爲主而言故屬之於存心處事有商量裁度之意故屬之於致知矣

尊德性道問學○今若以戒懼謹獨二節分屬此二事則戒懼固當屬於德性矣謹獨則與尊德性意殊不同且不當屬之問學未知何如抑元不當如是牽合分排耶

戒懼謹獨二節皆當屬於尊德性矣戒懼固尊德性事然若無愼獨之功則何以極乎道體之大也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六十三